



红旗飘飘画丛

HONG

QI

PIAO

PIAO

HUA

CONG

第 **4** 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红旗飘飘画丛

第4册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本书文字根据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节选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 天津发行所发行
唐山市人民印刷厂(彩页)制版印刷
天津市建新印刷厂(内页)翻版印刷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ISBN 7-5305-3316-9/J·3316

定价: 5.60元

李先念同志为本书题词：

继承革命传统
发扬革命精神

李先念

一九九一年
五月廿七日

目录

白手成家

——记三五九旅大光纺织厂	1
--------------------	---

古城斗“胡骑”

——把电台架设在敌人心脏里	7
---------------------	---

陕北好江南

——史家岔屯垦记	15
----------------	----

陈老总指挥黄桥决战的三天三夜	24
----------------------	----

皖南突围记	33
-------------	----

狼牙山跳崖记	44
--------------	----

拨动伤兵的心声

——回忆新旅的伤兵之友队	50
--------------------	----

野火烧不尽

——皖南事变回忆录	58
-----------------	----

重振旗鼓 蓬勃发展

——记新旅在苏北盐阜区汇合以后	66
-----------------------	----

军医的回忆

——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的故事	77
------------------------	----

血洒皖南

——吕辉的故事 84

难忘的日子 难忘的人们

——一个女演员在冀中人民反日寇“五月大扫荡”中的
惊险生活 91

牺牲 100

智取姜庄子据点 109

皖北的亲人 113

平凡的故事 高尚的品德

——记徐老二、三事 119

地下医院 126

血战岱崮 136

杀“猪”过年 144

神出鬼没歼白军

——王涛支队的战斗故事 150

两千五百两黄金事件 159

地下交通线上的日日夜夜 167

信任与力量

——琐记刘、邓关心知识分子的事迹 174

白手成家

——记三五九旅大光纺织厂

刘韵秋 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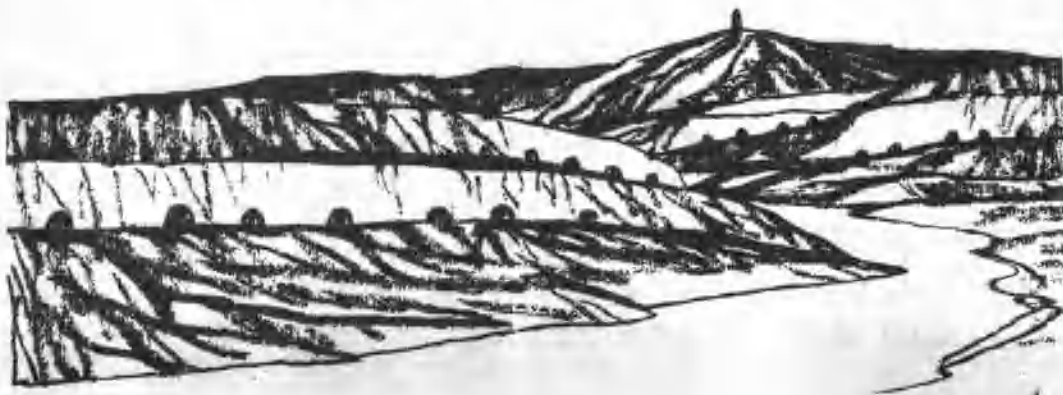
肖力 缩写

姜陆 大海 绘画

1939年冬，三五九旅调回陕北。日寇和阎锡山等匪军，切断了所有通往延安的渡口和要道，企图通过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饿死和冻死我们。因此，当时在边区用布相当困难，成为我们经济上的一个严重问题。

1940年1月，毛主席发出关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克服困难，建设边区”的号召。三五九旅一部开进南泥湾，一边担负警卫党中央的任务，一边进行生产。

有一天供给部长何维忠同志找到供给部的刘韵秋说：“老刘，战士



们的衣、被每年都要补充。但是眼下困难很多，我们得自己动手才行。王震旅长指示我们成立一个纺织厂，由你当厂长。至于技术工人，有个河北高阳县的战士会织布，请他先开个头。以后，再在部队里挑。”就这样，刘韵秋就当上了一名两手空空的纺织厂的厂长。万事开头难。那时，没有一架织布机和一间厂房，更不用说棉花、染料等原料问题了。

供给部设在绥德。刘厂长带领工人们访遍了城内外，好不容易才在一个老婆婆家里，借到了一架她姥姥留下来的破织布机。他们又向老乡借了半眼窑洞，这样，纺织厂总算有点眉目了。

那时，他们穷得没有一点资金。刘厂长找一个商人赊了一捆十六支纱做经线，用自己手纺的土纱做纬线，叫那个高阳人先织了起来。一天一夜，紧赶慢赶，只织了一丈二尺窄白布。仔细一算，还好，比市价便宜三分之一。

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他们怀着不安的心情，把这一丈二尺布送到供给部，请何部长转交给王旅长。不料王旅长看后非常高兴，把布摸了又摸，照了又照，连声称赞说：“老何，不错呀！我们自己能织布了！”

三五九旅有一万多人，一天只能织一丈二尺，肯定不够用！上级叫他们立即扩大生产。织布机不够，旅修械所就暂时改行，拼凑了19架小机子，又派人到山西买了4架铁机子。梭子不好买，他们就用枣木、杏木自己雕。厂房不够，他们就找了个龙王庙，把供桌和龙王爷挪开，放上织布机。工厂就正式开工生产，并定名为“大光纺织厂”——这是指响应党中央号召，克服困难，迎接光明的意思。

纺织厂遇到了资金和原料等重重困难。胡宗南严禁把棉纱带到边



区，满以为这么一来，边区的布就织不成了。他们有办法，进不了棉纱进棉花，不会纺纱，他们就学。三五九旅全军动员，从王震旅长到每一个战士，不管手硬脚粗，都学纺纱。每天晚上，在每眼窑洞的前面，摆着一排排纺车。纺车“嗡嗡”地响着，雪白的棉花，慢慢变成了光洁的棉纱。棉纱问题总算解决了。

纺织厂从无到有，飞快发展起来。不久，已拥有108台织布机和800多个熟练工人，能织二尺四寸的宽面布，保证供应全旅一万多人的被服、毛巾。和当时著名的“难民纺织厂”、“边区纺织厂”，并列为陕甘宁边区的三大纺织厂。

纺织厂生产的布匹、花样也一天天增多了，不仅织出了厚实的土布、土洋各半的白布，光滑紧细的洋布，还织出了闪光布，格子布，

斜纹布、帆布、冷布、土褙褙布、褶子绸、华达呢，以及色彩鲜艳的花布，品种达到二百多项。

1943年，敌人对延安的封锁更为毒辣了，胡宗南气势汹汹地宣布：“凡运洋纱、棉花进共区者，杀无赦！”因此，纺织厂的棉纱来源，又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共产党人是难不倒的。大光纺织厂也绝不因此而关门。没有棉花，他们发动群众种植，请原籍冀、苏、豫等产棉区的指战员做指导，在延川、延长、清涧一带适宜种植的地方，播下了种子，解决了一部分棉花的来源问题。

1942年10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亲自送给王震旅长一套呢子衣服，并说：“现在，‘难民’和‘边纺’两厂，用羊毛织出了这



种呢子，我相信，大光纺织厂也会想法克服困难的。”王震旅长双手接过那件呢子制服，当即表示：“我们三五九旅，一定让每个战士、干部都穿起呢子衣服！”

之后，纺织厂立刻派出大批采购员和工人，走遍陕北山区的穷乡僻壤，甚至到了数百里之外的甘肃、内蒙古、山西敌后和国统区的广大农村、草原，大量收购羊毛和骆驼绒。同时，马上派人到榆林、宝鸡请来了老师傅，教工人们用土织布机织呢子。另外动员了一批技术工人，对织布机进行了技术改造。

这时，全旅指战员都行动起来，每人领了几斤羊毛。战士们捻线，比起纺纱还要热闹。大家从地里生产回来之后，把肩上的大镢头放下，匆忙擦一把脸，就坐在窑洞前面捻起线来。吃饭捻，晚上捻，开会也





捻。大家的情绪非常高，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有的边捻线边唱歌。常常可以听见这边一个湖南籍的战士高唱“开荒呀，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那边一个湖北籍的战士接着唱：“织布呀，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

在纺织厂里就更热闹了。有的采购羊毛、驼绒，有的到各团各营去收集毛线。有去改纺织机的，有织呢子、织军毯的，有的染色，有的象舂米一样，用木头把织成的呢子舂平整。

呢子织出来了！刁毛毯、军毯、驼绒的背心也织出来了。这年冬天，战士们都穿上了又厚实又暖和的棉衣、呢子军衣。许多闲不住双手的战士，还织了毛手套、毛围巾、毛袜……陕北的老乡遇见我们时，笑着说：“咱们军队不简单呀，除了不会生娃娃，什么都行罗！”

古城斗“胡骑”

——把电台架设在敌人心脏里

王超北 原著

方方 缩写

王永扬 绘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在古城西安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秘密电台是我们在西安工作中最机密最重要的部分。当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和中央的许多联系要通过秘密台进行，中央的指示和我们搜集来的紧急军政情报都需要秘密台传递。但在当时敌人统治区，无线电器材管制十分严密，所有无线电机料行的器材在“军统”机关都有登记，有的电料行老板本身就是“军统”特务。无论谁去买一点零件，都会受到特务的注意跟踪。至



于空中的无线电波，军统所属电讯监察科和胡宗南总部二处的侦察机构，下面都设有侦察台。凡是敌人自己用的电台，呼号、波长、联络时间，敌人电讯监察科都了如指掌。当他们发现有一个电台的呼号不属敌台范围，就会尽全力侦察。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先后在西安建立了很多秘密电台。其中只有少数一两个是架在我们秘密工作室和党的秘密机关内部，其余都架设在敌人司令部或敌特机关里面，并一直使用到西安解放为止，从未停止过和中央通报。这是一种永不消逝的电波。

我们的第一个秘密台设在杨虎城将军原来的公馆“止园”后院的一所平房里。“双十二事变”后，西北行营主任熊斌霸占了这所房子的前院，后院依然空着。我们就选了后院一座独立的西式平房做为秘台台址。晚上在房子里通报，白天把电台拆下来，藏在后面一个花窖里。窖里原来有个冬天生火用的炉灶，



我们把收发报机塞进炉膛里，上面用杂物一遮，谁也看不出来。敌人万万不会想到我们把秘台架设在伪西北行营主任公馆的后院。因此既没有特务来打扰，也不怕警察晚上查户口。我们每天偷偷从后门进出，真是神不知鬼不觉。这样平安工作了一个时期，后来熊斌占了后院，我们才把电台迁出，又秘密架设在敌人警察局消防队里。

1943年春天，党的秘密机关建成，我们把电台移到秘密工作地下室。秘密工作地下室是特殊设计的，工作方便，安全也较有保证。但做为长期台址，电源问题很难解决，尤其是天线，在有月光的夜晚十分引人注目。报务员又是从延安来的，长期在地下室当然不行，一出去活动就容易暴露。针对这些困难，我们想，只有打进敌人司令部，利用敌人电台为我们发报，才是最安全省事的办法。这样的事看起来很难，但是共产党人有决心，有办法，有胆量，还是可以办到的。



一天，有个同志告诉我：祝绍周新近当上了陕西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要成立几个无线电队。我觉得这是难逢的机会，就找到一个可靠朋友何秀枝，他的岳父和伪保安副司令徐经济交情不错，就托他转请他岳父出面和徐关照说，他有个要好的朋友，家里生活困难，人又胆小谨慎，忠厚老实，要留一个电台台长位置给这位朋友。

招呼打过后，事有凑巧，有个同志告诉我，他有个朋友叫雷筱实，是大革命失败后找不到组织的脱党分子，曾在杨虎城部队当过电台台长，现失业在家。我和他认识后，来往了几次，感觉这人政治上虽不积极，却还不反动，又确实急需找工作，维持一家人生计。比较熟识后，我向他透露，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他愿意，我可以帮忙。他感激不尽，马上写了履历给我，托何秀枝的岳父交去。过了不几天，果然被任命为第一无线电队队长。事情进行得很顺利，但我们并没有马上交给他



任务。几个月后，我跟他说，我们在做生意，需要了解上海行情，想借他电台发几份报，由我们按月给他一点报酬，他欣然同意了。当时利用国民党电台发私人商报，是人人皆知的公开秘密。晚上回来，我们一商量，就由机关内部秘台通知了延安电台，约好联络时间，第二天我把电报送去，把呼号、波长也告诉了他。他果然照办了。以后他告诉我：对方技术很好，也很客气。我听了只是笑笑，没有答话。

我们把秘密电台架设在敌人司令部的计划实现了。祝绍周几天前还在公开场合说：“我可以负责保证，我的周围没有一个共产党。谅共产党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到我的周围来活动。”他万想不到，当他正在这样叫嚣的时候，我们的秘密电台却就在他的办公楼旁边和延安通报。

这个电台被我们安全使用了好几年。后来有一天，报务员正为我们发报，伪机要室主任突然闯进来。他见这份报不是机要室签发的，就